

衍石齋記事續稟

衍石齋記事續彙卷六

嘉興錢儀吉新梧

刻經苑緣起

予客授大梁日惟以溫經爲事辛丑河患行荀故書藏
潰闕失其存者僅十五意甚惜之河平再告終誦日與
曉瞻方伯素園廉訪兩先生思欲刊布古書廣六藝之
教予因以所藏經解相質兩先生開卷心賞任爲剞劂
鵠仁學使子仙松君兩觀察皆欣然爲之助郡邑賢大
夫聞之亦多分任而樂與有成也於是鳩工開局次第

付梓今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非徒爲窮高極遠不可企及而已蓋以晝夜代明而人事上下鉅細皆依之以有立而不可須臾離也先儒傳注猶測天之器也人立一法焉豈必躔度占候不差累黍哉然而觀象定時成天下之務非假是不爲功故六經不能一日去諸身而傳注諸家或因或創或大醕或否要各有其塗轍皆將因之以窺尋仁義道德之旨善學者得其聞見泯其異同慎其辨論優游饜飫壹志誠通以深造而自得至於正己而物正成己而物成然後道可達而政可舉也諸

家之書多單行本自宋以來有爲叢書者類采子史而
經訓箸錄亦鮮惟徐氏通志堂所刻爲時盛舉近儀徵
阮氏實效爲之是編所錄凡徐氏所有者不更及校讐
審定竭其禱昧廩乎懼有遺焉諸公聽政之暇稽覽載
籍時出善本多所裨益凡得若干種諸經略備先爲一
集列目如左庶幾有同志者爲之補正益擴而充之而
未有已也

春秋纂例識後

春秋託始隱公諸儒各以意窺測蕃然異辭獨陸氏撰
啖趙二家纂例於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沈
括以爲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余攷叔佐之
作春秋統例其序曰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
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
以隱公爲始與陸氏紀年可以互證蓋明而沈氏猶以
史記惠公卽位在東遷之後爲疑至王伯厚引吳仁傑
鹽石新論乃知陸氏之說本何休公羊音訓音訓久佚

唐人猶及見之邵公大儒且爲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而春秋以前紀年諸書類多差異如三統自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四年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元年財得三百一十五年中閒誤漏知不少矣不必據彼以疑此竊謂陸氏此條信而有徵實足以明一家之學而息羣訟之喙又如三傳經文差謬篇稱隱二年公會戎於潛公羊潛作岑宣十五年蝮生之下公羊無饑字襄六年宋華弱來奔公羊弱作溺僖二十年邾子來朝穀梁作邾子昭十三年甲戌同盟于平邱穀梁作庚戌燕二

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無公字僖十一年晉
殺其大夫平鄭父左氏無父字以上諸條今本三傳皆
同恐是後人臆改也又如僖七年甯母之盟公穀無鄭
世子華注云左氏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攷左氏謂子
華以欲去三族得罪於鄭是冬鄭伯請盟於齊是先未
同盟可知今三傳經文皆有鄭世子華顯然譌羨襄二
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云左氏災下又有宋字
衍文也今本有宋字文十三年邾子籛條卒字從竹與
公穀同今左氏獨從草據此皆可正其誤其他盟會諸

國多寡不同者地名人聲近文異者尙多有之經典異文在今可攷者惟陸元朗釋文一書耳段氏玉裁據徐彥公羊疏所引盟於祫祥之異文釋文有未及者謂古本不同至多釋文不能盡載此纂例所引先於徐氏遠在開成刻石以前正可以補元朗之闕昔袁清容居士太息於春秋之學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而唐世傳春秋家皆廢居士得寶章桂公所校陸氏纂例以爲他無善本又得微旨三卷爲皇祐閒汴本且書其後云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云子子寶惠得明人舊本於京

師不箸刊行年月或出於袁氏所見本不可知暇日參攷經傳讐校數過疑則注之不敢輕易本文子仙觀察見而善之爲付剞劂因略述此書之可寶貴者有如此書之卷末學者其毋忽諸道光丙午黃鍾之月

吳園周易解識後

易上繫大衍之數以下經文五代以前皆如注疏本未
之有易也安定胡氏始疑其有脫落倒錯自爲攷定其
詳見於倪天隱所述口義程子易傳不注繫辭其經說
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
也其言卽本之胡氏而朱子因之移易前後遂爲今本
夫天地之數卽五行生成之義亦卽大衍之數鄭虞以
來其說從同宋儒雖推衍河洛而五十五之數亦非有
異也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易也其注天一地二二十字

謂此語當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此不欲輕易經文也顧自明以來讀易惟主本義汴宋諸儒釋經舊文多爲竄亂如汲古閣刻東坡易傳其文一與本義同豈可信哉卽知常易解後篇殘闕胡廣諸人竟以本義補之曾未計朱子之書非知常所得見也猶幸繫辭經文次第得仍其舊斯可寶貴知常之名文獻通攷誤作轅焦竑經籍志誤作輓亦賴此本正之若其生當叔季

主闇臣諛上下相蒙方爲豐亨豫大之說獨能進泰卦
之論凜復隍之戒慎苞桑之防惓惓入告冀其君之一
悟時之一治也乃未幾而有北轅之難蘇洵所謂天下
被其禍而徒獲知言之名者也亦可慨也夫

詩總聞識後

昔黃東發說詩朱呂二家外惟取雪山王氏知其書在
宋時傳習者眾而明以來未見專刻今素園先生重梓
聚珍板本以廣其傳余任校讐之役閒有是正識於下
方亦有知其有誤而無可覈定者如曹風鳴鳩其弁伊
騏注云說文騏作琪攷今說文未嘗引此句惟紼字下
引詩縞衣紼巾俗本說文紼從界聲誤今從段氏說乃鄭風出其東門之
文而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王璫鄭君璫讀璫引
詩其弁伊璫陸氏釋文璫本亦作琪蓋紼是正字紼弁

緋衣皆當作此體碁乃或體騏碁琪皆假借字也然則
雪山此文或援周官之琪而傳本誤爲說文邪抑當時
所見許書別有引鳴鳩句而今本佚之邪小雅四月亂
離瘼矣奚其適歸注疏本作爰其適歸朱子集傳元時
刊本亦作爰注云家語作奚未知何時妄改本文直作
奚字雪山登第稍後於朱子著書亦稍後故如魯頌闕
官商頌苞有三蘂皆引朱子之說此或同於朱子作奚
然注中何以不言竊疑是本錄自永樂大典或當時專
宗朱子之學胡廣等輒依集傳徑改經文如此邪皆不

可攷矣校書之難前人謂非劉向揚雄弗克任也未學
膚受所可自勉者惟不輕改本文耳是書又更無他本
可校故此類悉仍其舊既竣事略識其意以質大雅道
光丙午黃鍾之月

周官新義識後

昔王荆文公以周官泉府一言禍宋迨南渡後既已罷從祀斥新經盡棄其所學然當時諸儒釋周禮者猶多稱述知其言固有不可廢者已顧傳本人閒幾絕近世藏書家亦鮮著錄往儀徵相國撫浙時許諸生就杭州文瀾閣寫書余錄得經說十數種此其一也是爲永樂大典本因參攷諸家傳義有引王氏說而此本不及者知胡廣等所見不獨地官夏官之有闕文也爰爲補錄凡得百三十餘條悉注於下稍爲增多矣字說久佚不

傳獨見於此注中其於六書之義違戾已甚輒依許氏
書正之庶幾學者不爲所誤爾考工記注二卷爲鄭宗
顏輯前人言之致確而舊本猶署安石名豈以中用字
說尤多固爲王氏一家之學邪校讀一周因識其後

瑟譜識後

先伯父侍講公未第時效力 四庫館直黃籤處旋入翰林充纂修官此熊與可瑟譜六卷猶是館中纂錄底本前列提要與今書詳略不同則以全書告成續有增定此其初本也朱闕莊楷而傳寫亦閒有譌奪暇令竇惠取所徵引舊籍略依元本讐對如旋宮六十律圖正變之差悉從西山蔡氏書是正之又加詩譜鹿鳴以下十二篇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互有異同通解今无善本恐與可所見本不同不敢臆改悉仍其舊詩新譜駟

虞以下十七篇與可創爲之者案其所用律調有不相應者輒據本調七音當用者及本調起調畢曲之法審定之條理秩然可觀矣與可咸淳進士八元後史稱其不肯表襮苟進嘗爲兩郡教授協詩歌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著瑟賦二篇累數千言今見于蘇氏元文類中其經說雩禋篇云余之爲瑟譜妄意爲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又云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然其譜須於詠歎之中寓歌哭之意恐招怪

吠不敢附於譜中今攷本書無此三詩亦可見前賢著述蘄爲世用而慎於立言如此是書世鮮傳本松君觀察雅好博古旣刻李氏儀禮集釋竣又以鄉飲射燕皆以瑟歌詩也併鐫是譜得相證明以迪學者余尤幸先人藏本之流布一時也刊成謹識其歲月道光丁未林鍾之月

跋虢季子白盤銘

右虢季子白盤銘前郿縣知縣徐君燮鈞郊行村民奉以飲馬而得之者文百十有一字吳子苾按察以拓本遺子竝示諸家跋語首言佳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或以四分術推之定爲宣王十二年所作丁亥月之三日也據詩小明二月初吉傳曰初吉朔日也毛公於諸儒最在前朔爲初吉蓋周人語董廣川跋史伯碩父鼎其銘詞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謂支于剛柔相配巳子者戊子也因推其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

日朔當戊子昔人釋金石文不背經訓如此近世多通
疇人之學者若以此文月朔丁亥推其年庶幾得之中
言博伐厥軌于洛之陽厥軌卽獫狁昭然易了洛水在
雍州職方之涇洛也雒水在豫州職方之滎雒也其字
分別自古不紊後人惑於黃初之詔經傳中亦多妄改
段懋堂氏辨之至確此器出於郟而銘字爲洛其爲周
京古物無疑洵可瑤貴後云王各周廟宜廚爰卿廚卽
榭字春秋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曰宣官之謝
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寢室曰

榭曰宣宮之謝者蓋謂宣王之廟寢有屋楹前者未嘗
以宮爲榭也何邵公曰宣宮周宣王之廟也此釋宮字
如桓宮釐宮襄宮耳而釋謝卽用爾雅亦非有二義古
者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杜元凱言飲
至之禮飲於廟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也蓋饗固於廟
飲必於堂堦閒堂堦用爾雅注理固宜爾惟宣榭之義當時自
取美名卽不必如服子慎宣揚威武之說亦必不以先
王之尊謚目其下室可知也又如成周之名據鄭君書
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然則

成周之名在成王時矣宣廡之名獨不可在宣王時乎
宣榭文古器中多有合以春秋所書知東遷後宗廟之
制一如宗周卽其名亦未之有改也執下一字劉燕庭
方伯以爲繫陳受卿太史以爲訊子從燕庭孔下一字
太史謂是顯異文亦疑不類獻戒于王多讀爲獻戎許
印林以爲馘省首太史以文左爲爪謂卽俘之異文以
戈獲俘意予深韙之

跋太公呂望表

史記齊太公東海上人而此表以爲汲人水經注清水篇稱汲東門太公廟碑載縣民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崧瑗謂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其言符合瑗爲汲令在順帝之世東京近古其時士大夫多好采錄郡國先賢行事若趙邠卿三輔決錄是爲後世譜錄之祖而此則縣之鄉先生告於官守者其言必不妄此表太康十年立時代相接舊聞相承太公之爲汲人也信太史公書本之孟子孟子但言辟紂而居東海未嘗謂爲東海之人

也子則正以辟紂之文而益信其爲汲人蓋汲近朝歌
太公不欲爲紂用故辟而東走耳若孤竹在今盧龍縣
境距紂都遠矣而伯夷國君之子也其讓國亦辟紂也
故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伯夷也然則二老行遯迹同事
異雖年世闊絕猶有可攷見如此表辭般谿之山亭林
謂般卽磻之異文則又非是傳記多言文王得太公於
磻谿是磻谿游處在歸周之時非東海之流寓亦非汲
之里居也水經注渭水篇於陳倉之磻谿謂磻谿出茲
谷谿中有泉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水次平

石釣處其投竿踞餌兩剝遺迹猶存蓋道元目驗言之翔實如此於汲縣則云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谿太公碎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漁水何必渭濱然後磻谿苟慝心神曲渚則可斯則達人之大觀亦解紛之篤論矣表又引汲冢所得周志之文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於令狐之津襪字不見字書說文襄下引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亭林深以爲譏不知此許氏釋襄字从衣之義經典襄字皆假借義故引漢令之言以明之汲冢書許所未見此云衣元襪則襪爲衣名

無疑黃伯思以昭卿字指引衛敬仲字說有襍字

隋經籍志

有晉中庶子郭顯卿雜字指一卷疑卽郭書避唐中宗諱顯爲昭如晉以昭陽官爲顯陽官耳謂是古

文足補許氏之闕是說也子猶疑之說文云帛从巾

匹忍切

切籀文緝从林

匹卦切

又云櫛水行也从林梳篆文从水

櫛徒行瀉水也从林櫛篆文从水許書先篆後古籀此

則先古籀後篆蓋變例也然此从林从林者林爲葩之

總名

匹卦切

林爲二水

之壘切

皆有其字故許以爲部首若

二衣者不成字襄本从衣不當更加衣於左且許書傳

訪通人賈侍中以下二十餘人皆采錄之衛宏與焉衛

有古文不應見遺恐昭卿傳述亦不必果出敬仲也竊
謂周志之文當作元襄書者加衣漢季碑版多有俗體
況晉邪此襪字王大理所錄誤从示今鬯醕於河北新
得衣字分明攷趙明誠黃伯思所傳皆同故備論之周
志又云王見太公而訓之曰而名爲望乎訓說文大呼
也引春秋傳或訓於宋大廟今左傳本作叫惠氏謂當
从說文於此表更得一證

跋响嘯碑

响嘯碑摹刻本徧於天下此本爲先學士公得之閩中者暇日錄諸家釋文左方以備省覽李御史跋多取楊升庵語因竝錄升庵集一篇著其所自升庵所謂長沙本蓋卽游宦紀聞所述何子一事其稱王象之輿地紀勝是書明人未之見卽升庵它著述所徵引亦但有碑目耳嘉慶初宋本始出予傳錄得之其衡山郡古迹有响嘯碑注惟引昌黎詩無升庵跋中語昔人謂楊氏喜撰造古籍豈類是邪或宋以後地志引前人書多意爲

點竄間有已見亦不復分析而楊氏遂仍其誤邪繫辭
易結繩爲書契九家注曰契刻也周官小宰質人司會
之書契乃是券要非三五之世所有故予以九家爲可
信說文楔檝也檝楔也公羊鉞其板鉞一作檝契與楔
同檝與鐵同金石簡書等一刻爾禹鑄鼎象物神怪瑰
異猶有契况文字乎然歷歲縣禠前無所受知爲何等
語也嗜古者相爲是非存而不論可矣近日盧氏中山
河口見有磨崖大字似洛非洛體近秦篆亦有指以爲
禹迹尤無足據云道光戊戌定廬居士記命寶惠書之

唐蜀王故西閣祭酒蕭公墓誌跋

桂山同年關中書至云新獲隋唐舊碑十有三以褚登善書蕭公誌爲冠先以寄予誌略云公諱勝梁中宗宣皇帝之孫太尉安平王周柱國巖之第十三子封宜陽侯青蓋云歸授散騎郎皇朝爲上輕車都尉蜀王西閣祭酒永徽二年八月十五日薨於萬年縣之崇義里卽以其年八月廿二日窆於萬年縣寧安鄉鳳栖之原案梁宣帝嘗諸子見於北史者明帝歸爲第三子長子嶽早卒巖第五岌第六岑第八唐宰相世系表失書嶽而

巖次岌後蓋誤史稱巖封安平王歷尚書令太尉太傅
蕭琮朝隋隋人因襲梁至都巖遂以城附陳陳授巖爲
東陽州刺史陳亡巖亦被害誌所稱者巖在江陵時故
官其爲周柱國亦當在蕭歸朝周之時而史略之也蜀
王唐初有三高祖子霍王元軌太宗子鬱林王恪悼王
愔也元軌以武德六年封恪以貞觀二年封後俱改封
吳王事皆在前愔以貞觀十年自梁王改封于蜀至永
徽中坐罪廢爲庶人以其時攷之此蕭公爲之祭酒者
其悼王與崇義里者隋煬帝改坊爲里其後坊里通稱

宋敏求長安志唐京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萬年長安二縣以此街爲界萬年領街東長安領街西崇義坊在朱雀街東第二街坊內招福寺本隋正覺寺西陽雜俎云正覺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蕭公爲蜀王府官宜其居此也寧安鄉不見長安志志所列諸鄉皆在宋時故萬年有七鄉名皆不同矣銘云楚國琴響蓋用鐘儀南冠事下句秦時故侯用召平事及前咸陽布衣諸語皆爲故國王孫志慨此時蕭老公之後已易三姓故無所忌諱也碑末行題刺史褚

遂良書褚公以永徽元年貶爲同州刺史三年召還此
二年刊銘宜稱刺史其後再貶夔州年餘而卒距此五
年耳此其晚年書也趙子固稱褚書容夷婉暢如得道
之士此雖刻石猶可想見桂山書法古厚宜乎賞契之
深也書此以復桂山更望盡搨十二石之文以示我

隋唐閒葬期之速見於銘志者若張景略二十日而
窆李文夫人劉氏十六日而窆已爲渴葬今蕭公之
窆距薨財七日殆又甚焉禮報葬者報虞孔穎達謂
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卽葬蕭公豈貧者與抑以府僚

居於王所不得久停官下與

跋岳忠武王墨蹟卷

鄂忠武王之見忌於賊檜也非獨以敗和議以王嘗密
疏高宗請建儲也王孫鄴戾跋朱文公儲議帖言之詳
矣當宋室危難而思陵無嗣育嬰陟明草野之言雖用
而不終檜方恣肆挾強虜以脅其君恫喝中國惟吾所
爲一旦事變倏起國本未有定蹈隙假虞樹不軌之計
其勢位其詐力其黨羽其積威之所制是豈張邦昌劉
豫之徒所能跋望萬一者哉得金人一言以令於國爲
齊爲楚孰得而禦之夫且深根固蒂不能驟亡也而王

則早已窺其隱而折其謀夫以王之忠孝仁勇軍麾所指中原豪傑雲集響應奔轅恐後觀於朱仙鎮班師之日舊京父老抱王之馬足涕泣請西召良工寫王之貌家家尸祝今杭州堦象請之汴中而肖焉猶當時傳本也人心之愛戴於王如此假令度河而北千里直指威若震霆澤如時雨宋之遺黎獻必皆箠食壺漿以迎王師醜虜望風褫魄角捨題注倒戈之不暇豈敢逆我顏行故疆盡復席卷燕雲決然而無疑也如此則和議敗和議敗檜亦終能要君而固寵亦非有不安其位之過

慮然而趙宋之鼎泰山四維操莽之姦無所得施此槩所以蕩然切齒獶噬於王也疏上於紹興十年之夏在北討將發時也此後遂解兵柄以及於甌嗚呼王居闕外之任不得陪奉中朝詢議惓惓社稷首建大謀遂啟孝宗而末路之酷曾不能望孱主之一悟以保其軀悲夫悲夫是卷爲王手書謝元暉暨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詩剛健流麗正合鄴侯所言先王筆法源於蘇者雪樵先生藏之有年今自京師寄於開封郡守鄒君鍾泉屬致之湯陰王廟中庶世守不散失鍾泉具記其顛

未因以捧示儀吉幸生鄴侯鄉里郡之金陀坊卽侯顓
天辨誣箸書地也又數謁王之詞墓攷王之遺事知元
人修史固多漏略敬覽遺翰爰譌數語於末以質於王
之賢後人爲何如也

跋吳貞肅公書

右吳貞肅公與祝開美書一通其一有妖夢是踐語卽明史本傳所載未第前夢隱士誦文信國零丁洋詩者也隱士爲蕺山先生通籍後始相識其後果同殉國難予每覽左史以來紀夢幻事未敢深信今觀吳公手迹知史言爲不誣周官六寤大抵天人之感亦關于其人之志氣得之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而文王夢帝與齡且以與其子而天且弗違焉是豈常人之情所可訢合者而方望谿氏斤斤然以事不經見輒指爲莽歆增竄

亦過矣然近人紀事好言夢如謂史忠正母夢信國而生

高宗聖製中已正其誤予偶見于忠肅年譜乃謂于父奉事信國至嚴敬一夕夢信國自言願爲其子以報使于父果有是夢邪亦可謂荒忽誕妄之尤等諸噩夢可也將贈送之不暇而可宣之齒頰邪予以是知輪迴之說之大有害於名教而君子之爲學必夜攷之夢寐以自驗其心之誠僞者誠有所不容已也已酉春日

跋周櫟園侍郎自書獄中詩冊

右爲周櫟園先生在 詔獄中所書北雪詩摘句以貽
其友吳君冠五者也先生順治丁亥由揚州兵備遷閩
臬擢藩甲午 內召副憲時鄭芝龍猶爲南安伯奉朝
請其子成功據廈門日以乞降緩我師先生發其奸請
停招撫議一意進勦尋有

旨執芝龍繫獄先生遷戶部侍郎鄭氏大恨以重賂謀
報公聞有二帥有怨於先生媒蘖大府飛章入告丙申
赴閩聽勘會鄭賊圍福州急撫部宦公永貴出先生從

狂中任以城守先生部勒平時所善諸文士指揮扞禦賊夜乘雨潛起肉薄西南隅士民踴躍爭赴先生手大礮殪其酋三人賊始解圍去其後

聖祖詔諭吏部謂亮工在閩守城獨當射烏樓一面者也時獄猶未解某按察先於先生未至時據佐證定讞附重論至是驗問皆無有卽佐證數十人亦皆噉號訟寃後按察程公之璿平反以上撫部不敢任請 廷質

竝劾推官田緝馨等五人送京師已而法司論罪如前讞會有風異 詔省刑改戍甯古塔尋遇大赦得歸而

芝龍亦伏誅先生起補僉事分巡青州海防再遷江南
督糧又爲漕督劾聽勘事白乃歸金陵也冠五名宗信
姜西溟志先生墓謂素與黃山吳生善吳從公獄中久
兩人對臥薄板上聯句者卽冠五也此冊先生自跋謂
冤臣旦夕卽齒劍死後題己亥長至前三日蓋獄事方
急猶未及減論東戍也而從容鎮定如此洵乎人情所
難其後跋語數十家多在獄解以後稱道冠五友誼之
隆備矣方君育盛跋謂司農在江南復蒙吏議冠五攢
眉灼艾兩年如一日證以先生壬子送冠五北上詩序

云冠五與予無周星之別詩云經年迷霧裏我友指朝
昏時在江南獄解以後情事適合先生屢蹈奇禍冠五
終不去先生卽前史獨行傳中良不多見固交友之至
盛亦遭遇之極窮矣先生賴古堂集二十四卷後人所
刻別有詩集單行本四卷則冠五手定者予皆有之北
雪者閩無雪丙申赴閩之歲雪三尺先生以其事之異
也顏其詩曰南雪戊戌以後京師作因顏以北雪云子
苾廉訪喜蒐羅前人翰墨零編殘帙愛護不置以其多
有關於文獻也予獲假觀略攷先生傳誌事迹書之冊

尾冠五從先生唱和九月十九日有句云花寒今日
酒冷古重陽亦雋句也道光己酉五月五日書

書洪北江先生上成親王書彙後

先生上書之年儀吉侍母歸里世父戶部公一日書小紙以報曰洪丈成矣則以儀吉少而知敬慕先生故也明年在閩聞有

旨釋回其後先生嘗游餘杭黃回山中飲於陳氏題其樓曰對山問月陳氏余妻家也知晚未及挈舟往見至今以爲恨後官京師得恭讀

仁宗聖製導言納諫諭仰誦

聖德所以感激臣下者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上海曹

評事江爲言

赦下之日江時在朱文正公第聞之次日朱公入見

上手先生書示公公蹠捧以觀則見

御筆署其首四字曰座右良箴公頓首泣而曰臣所鬱
結於中久而不敢言者至今日而

皇上乃自行之臣負

皇上多矣尙何言伏地久之始起蓋先生上書不獨成
郎也其一卽上之朱公其一上之長沙劉相國三書一
同而成王獨以入告及先王下獄部擬從重朝士多有

傳錄其彙者歲久悉藏去余求之弗得曹君亦言故有
寫本失之矣乃今始得借觀於幼懷蓋已四五十年往
來胷中恐自此老死終不獲見者一旦快然申卷伏讀
盡其辭意幸何如已因得見先生之上輔

君德下凜民暑指陳時政侃侃然無所回撓宜有以承
先帝非常之褒重而愈以仰

聖人之聽受直言無所不容至此也至其論劾諸大僚
議者多以爲過毀今事後觀之如某某輩攷其始末先
生之言豈有過哉無錫秦侍郎謂先生與故都御史諸

城寶公同直書房不相能也及上書而詆及寶公今攷書中無其語幼懷言吾父自督學貴州還

朝始直書房在嘉慶初寶公去位久矣亦未同時也然則侍郎所記誤矣翰林爲侍從近臣論思獻納亦其職爾以余所聞在順治朝有若濟東唐檢討豹巖屢上書言事其後熊孝感以侍讀上萬言書

聖祖嘉覽遂見柄用自是進言者愈衆久而有寶應鄒給事之獄連及翰林言事者大臣以爲宜箸禁令然言者猶不絕雍正朝譔進經史講義則翰林與科道且同

被

命焉近則吾鄉杭編修堇浦乾隆閒上疏論時事謂用
兵斂財及

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行其流弊皆及於百姓秀水汪
太守霖前以中書充

高宗實錄校對官嘗一見其疏凡十事云其言至戇激
部議亦當重辟

上令罷歸田里而已不之罪也堇浦先生無子以族子
爲嗣二世皆一人遺聞薨落卽其疏語汪君外殆無有

能舉其槩者矣洪先生諸子皆能文箸書上氣節不墜
其先此彙及前應

御試征邪教疏皆當時孟慈手寫而幼懷寶藏者子既
得錄副感慨欣躍敬書其後而歸之時道光甲辰冬仲
也

太常公與石山沈先生書墨蹟跋

右札爲先太常公與石山沈親家先生者先生名謚字靖夫嘉靖己丑進士石山其自號後爲石雲以名其集也官行人遷給事中以言事出爲山東僉事聞母賀疾乞歸家居十年母服除補江西屯田僉事尋上計便道省父抵家遽卒札云脫織縞而卽吉又有禫麻諸語當在先生母喪大祥時矣先生之子啟原官陝西按察副使者焦氏竝爲行狀有云丁未以後五七年閒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則是札在己酉以後先公以言事謫歸在

己亥時家居亦十年所矣先是戊申之臘先生訪先公於秦谿公又有過沈石山文湖不遇之詩竝見公集中副使娶於錢公從弟儀制郎硤東先生女也副使之子修撰自邠我之所自出札云斯文契厚又在媼亞者以此文湖者沈先生築書院於郡治之北聞家湖之上名之文湖以祀陽明者也先生未及見陽明而私淑焉嘗從王龍谿錢緒山唐一庵問陽明之學而公則早歲從甘泉湛先生講學晚亦過文湖書院拜陽明之像時與龍谿諸賢研究異同又所謂斯文契厚者也湛氏之學

曰體認天理王氏之學曰致良知宗旨略相類而公之於師門篤學力行兢兢懼末流之失當是時道學壇坫日重附麗爲名聲者亦多有公之講學謝事杜門教督子孫進鄉里後生勉以正學亦曰仁義而已矣不事表襮不尙口耳集中與緒山言靜緒山謂仁體原靜坐中來公引程子動亦定靜亦定之言謂如此方見得仁體仁體合動靜而俱定者也與一庵言承當謂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真承當也龍谿述陽明之言常教人以游公謂持此乾乾之衷朝夕庭除何異周流湖海龍谿緒

山與萬鹿園聚講於杭州招公與俱公書謝不赴自言
爲一室之游寂寞枯槁大鵬自九萬鷓鴣自一枝也蓋
公之闇修默證深造自得者固有在矣此札後云緬想
主賓禮法之契鐙火詩書之談文湖之上秋空天浩高
明之樓雲飛鳥翔坐收其勝心納其元夫以元言勝賞
方且爲企羨之詞而必先之以詩書禮法豈非先公爲
學宗旨體道之所在雖造次問訊亦將以已所得力
者期與諸賢共得之乎嘉靖去今二百年矣我考求公
遺墨三十年僅得此後又得與蕭先生書一紙以奉從

父少宗伯公少宗伯公爲之跋舉大雅永言孝思之辭
俾錢之後人思公之仕何如思公之學何如儀吉至思
昧日誦公遺語往復窺尋恍然有啟於心若可以證明
此學者敬書之以質我宗人道光十有九年夏五月大
梁書院果行堂識

記事續彙卷六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

衍石齋記事續彙卷七

嘉興錢儀吉新梧

跋童二樹尺牘

二樹山人擅鄭公三絕尤以墨梅名性炯介高睨孤行
不肯爲貴人折要而友朋中亦落落難合客中州久獨
善故崇安宰竹潭周先生及李君東川蘇君惠波稱爲
中州三友嘗論詩亦曰中州三子而於先生蹤迹尤密
十餘年中賤牘往還無虛月閱今六七十年先生仲子
穉圭中丞於故麓中廟得此十二件類皆論文勸學商

出處商醫藥以及問疾弔喪真摯動人而所遇或不合
一曰流行坎止一曰安命有常素心自定想見山人高
懷逸氣迥出流輩宐先生之傾蓋定交白首不渝知所
契正不獨在翰墨閒矣書法清老疏直時出古異恍覩
畫梅風格吾聞山人平生以未見鄭吞松侍讀爲憾侍
讀吾郡先賢也雅好收拾前人尺牘自明至

國朝名賢大僚以及山林枯槁之士累數百家予嘗借
讀每歎士大夫或遺集盈尺有首尾讀竟了不知其中
之所存者蓋自以文字爲工矜情飾貌眩俗目而性

情之地隱矣轉不若數寸赫蹠此中真意尋味無窮也
穉圭夙有吞松之癖昨閱所藏愚山家書令人慨慕施
氏孝友家風此冊爲先友手迹其鄭重愛惜宜已予又
聞乾隆乙酉元日山人畫梅贈先生題句云酒闌小試
東風手第一朝開第一花是歲先生舉鄉試第一人
以爲詩識語見蘇惠波集中竝識於後

跋范文伯書

名驥晚自號夔日老人

蘇黃米蔡蔡謂君謨昔人謂是蔡京後斥之非也四家君謨爲前輩歐陽公尤推重其書法所撰畫舫齋記集古錄序多乞君謨書卽以書品亦出三子者之上文伯此卷雖合臨四家而意度筆法輪規匠矩與蔡爲近偶閱一過靜氣迎人以視偃側取態提躍振奇者固當勝之文伯大布衣博學高行書名重一時然非其人不爲作海昌人也道光丙午仲冬

跋 國朝名家畫冊

國朝畫家首稱三王此冊太常廉州二幀氣韻沈厚石
谷仿燕文貴趙大年神契前人皆劇迹也吳漁山師太
常友石谷楊子鶴爲石谷高弟薛辰令宗法廉州嘗自
詫曰吾書可參二王諸賢淵源相接沈澹一氣適同在
一冊中良不易得玩其用筆知所從受而沈雄疏秀手
眼各出不規規于形擬於此可悟文章之法亦如是耳
若邵僧彌一生迂僻寫倪高士竹石野逸之致如坐清
閨閣中又個乎遠矣末幅馮金伯乾隆閒好手嘗誤墨

香居畫識者此蓋馮氏所集殿以已作其附驥之思乎
道光丁酉季夏借觀桂山同年所藏因識

跋柳公韓山水 名埇金陵人

公韓能事如此今人鮮知之者可歎也觀自跋知嘗客
宋牧仲幕府而程青谿侍郎石谷子皆與論畫有契當
時非無知己百餘年來名氏翳如吾鄉瓜田外史誤畫
徵錄蒐采至四百餘人公韓家金陵外史游屐嘗至其
地而竟未之及何也跋語以青谿扛鼎之譽自許謂雖
貧士當堅持勿下不爲人所好勿恤也是耿介之士非
一技自鬻者比尤可愛重外史嘗於古詩山路元無雨
空翠溼人衣杜詩碧山晴又溼諸語謂可悟畫理而深

以乾溼互用爲難公韓墨法正得此秘使外史見之不
知傾倒若何予幸得觀於桂山齋中亟記紙尾爲鄉前
哲補闕云道光丁酉長夏識于大梁書院

跋王海門 大淮 手錄草書辨疑

古籀篆隸遞變而至草書其去造字形聲事意日遠日
忘以至不可追尋者今古遷流勢使然耳要其制作變
化固意趨便捷亦必有所以受之者故能人奉楷模千
祀不廢也揚子雲曰一闕之市不勝異意必立之平一
卷之書不勝異說必立之師而流俗多蔑視之乃有佳
佳策榮涉筆多誤成來疏諫誦言輒踰倂規矩而改錯
而曰吾般爾也其誰信之哉海門先生養疴燕居偶錄
此冊遣興首尾一同點畫必謹范書有可疑者爲辨識

於下而於元文不易銖黍老成風範動必師古不肯以
聰明自用有如此其足爲後生矜式又豈在一藝之末
已哉三復累欵志之末簡道光乙巳冬孟

跋吳官保評本杜詩

吳官保菘圃先生以奏賦受知

高宗由編修特擢學士屢持文槩旋以章佳文成公
薦分巡河南兼理河務遂以精練水事稱前後任東南
河督歲奏安瀾未嘗有失而它處潰防奉

命塞決者罔不如期底績晉卿貳陟綸扉中外望爲
重臣而文章轉爲政事所掩卽書法之美往時林少穆
尙書在翰林見一二小簡歎其筆意超妙入古初未嘗
以書名前輩蘊蓄宏遠誠不可及也此杜詩評本舊在

子家子幼時讀杜卽受此爲講授亦先學士公所嘗披閱也道光初元先生以協揆致事歸浙舟行濡滯欲得佳書遣懷子因奉之先生先生大喜謂如逢五六十人故人長塗話舊又不啻與足下篷窗共讀妙文也是歲先生薨逝諸子析居偶問之次平侍御知范喬之硯今有所歸中間已失二帙次平補之本書未有題識故屬子記於卷中俾吳氏賢子孫世守無斃道光己酉冬日

跋遺山詩集

玉蘭堂舊鈔本

遺山詩集寫本四冊前後有文嘉休承文彭文採賓日諸印文又有玉蘭堂圖書記印第四冊前葉有十二硯齋及東吳文獻衡山世家印知爲文氏故物楷法勁秀不必定是衡山要出善書人手史壻叔平得之山陰喜以示予遺山詩單行本以至元庚午刻曹益甫本爲最古昔予里居時嘗從友人借觀凡二十卷前有段氏序詩凡千二百餘篇又續增八十餘篇今此本亦二十卷篇數略相當知從至元本鈔錄者後來諸刻卷或十六

或十四皆以意併合猶幸詩未刪削耳濟南廟中古檜
同叔能賦云沈沈地中久駭浪思一鼓沈今本或作流
此不知沈爲濟而妄改也唐田游巖八箕山築室許繇
廟東居之自稱許繇東鄰遺山喜用其事送郝講師住
崇福宮云寂寞來作繇東鄰近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
別業云恨君不作繇東鄰近本繇作由查初白評本悉
改爲田此本作繇可以正其誤雜詩相士如相馬以下
四首與汪藻浮谿集中詠古四篇一字不異兩家年世
相遠未審何以致誤叔平雅好博古暇中試詳攷何如

題孟亭居士集

故侍御孟亭馮先生爲伯陽司寇嫡孫司寇之庶子柯庭鈐任安徽巡撫將葬其所生曹夫人祔于司寇之塋前和竝列先生持不可曰是竝嫡也是誣祖也中丞曰有子之妾禮當祔矣何竝列之疑若母以世俗之說溷我先生退而攷之得韓魏公葬所生母胡其匱後於嫡夫人尺許魏公自爲誌銘曰棺槨之制悉用降等安神之次卻而不齊示不敢瀆也中丞無以難議乃定然中丞亦守禮嚴甚嘗人覲

高宗詢及家事

諭曰汝母有賢子今封夫人矣將不爲正室乎中丞叩首謝肅然敬割曰臣父未有遺命

上霽顏曰是也汝父未有命遂已中丞能以禮事親而對揚俄頃間詞達義正人尤以爲難晨起讀先生集議庶孫父卒不當爲所生祖母承重於宗法嫡庶之別持論斷斷因憶前聞二事足爲士大夫家範記之卷端

題解悶錄

此書序謂周君見示乃祖亮工先生見聞所集世有斥其名而稱先生者乎開卷節紀康熙丁丑

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事櫟園沒於壬子不及見矣其楊以齋司馬上疏諫獵條下云司馬先少保乙未所取士柏鄉相國條下云先少保與相國同登順治丙戌會試以此證之知爲山陰胡苑委先生後人所箸也先生名兆龍山陰人注籍大興仕至戶部侍郎加太子少保事迹見計甫草集中錄又稱其仲叔父兆磨登甲午鄉

試季叔父兆鳳登丁酉鄉試是爲宛委之子手箒無疑
甫草云先生三子惟長子存惜不傳其名書經刪削書
名亦必非其舊姑識數語以俟後茲

題三體撫韻

竹垞翁評此書云涼花帶風露哀玉鳴瓏玲又如食俊
味盡洗官庖腥非譽兒之私言也寫本不可多得予於
甲子秋日獲此妻陳質釵珥以償直藏爲枕祕忽十九
年矣偶憶舊事記於卷端俾後人永寶道光壬午仲冬

題大兒手校周官新義

子棐宋元諸儒經解始於乙巳七月時大兒寶惠實佐
予此本予校補未竣付兒終卷今諸經棐未及半而兒
亾也久矣荆公注周官未及攷工記鄭宗顏爲之補輯
晁陳兩家書目皆云爾王與之訂義引荆公說攷工記
凡十二條皆發明大義視鄭氏譏譏字說者殊不相蒙
兒因疑荆公本有注而佚鄭乃自注非爲荆公補遺乃
以所輯王氏注別爲卷而攷工記下直注宗顏名不爲
無見予以史館定本當仍舊貫未之從也今以其元校

本付長孫相藏之竝識此於卷首相少時若翁授讀周
官全部尙其厲志覃精勉承先業毋徒謂父沒而不能
讀父之書也

題困亨錄

荷兒赴京兆試念其遠行無以教之取案頭困亨錄二
卷授之俾藏行笥日省覽焉荷也至愚於事理多所蔽
而心常窒於用則困矣困而不求所以亨之將終朝冥
行而陷於罟獲可不懼乎夫道在目前非杳深也孟子
曰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人病不求耳先賢遺書得
數語皆可守以終身此錄中亦自有之誠切於體玩深
其旨趣得一言之守以克私從理庶幾有昭然發蒙之
時予曰望之矣而豈料名得失所可擬哉錄爲灤州趙

寬夫先生箸先生名御眾又號惕翁從夏峯講學因徙居密縣之超化砦密人至今祠祀之今學者皆知湯耿諸賢早知先生者它所箸尙有弗措錄寥寥數則不及此編之詳又輯夏峯粹語爲傳信錄二十五卷夏峯荅問六卷荅問及此編皆馬平泉學博刻本以贈予者道光丁酉四月二十五日晨起書

書阮先生論策問後

阮先生此篇爲發問校士者示之的而讀書之法寓焉
予因七觀一語深思之更有數說聊書其後史記秦焚
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藝
文志經二十九卷卽伏生書也而劉向別錄云武帝末
民有得泰誓於壁內獻之其後言泰誓者非一雖其迹
不同皆在武宣後得因謂伏生所傳惟二十八篇而無
泰誓唐人作疏遂云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八
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太史公於書親從安國問

固不應鹵莽若是據元朔元年有司奏議引附下而罔
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四語皆泰誓之文而董子對
策在建元初亦引白魚入于王舟諸語是別錄所稱武
帝未得之者不妨民間自有其書與伏書同而不可以
是疑伏書之無泰誓近儒亦有據大傳八百諸侯俱至
孟津語見伏生已引泰誓之文今讀六誓可以觀義一
言六誓者泰誓在焉與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而六
是伏書有泰誓益明此一說也孔子之言此其見於大

傳者六誓也五誥也甫刑也洪範也禹貢也咎繇謨也堯典也而孔叢子則云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謨益稷觀政竄人大禹謨益稷二篇之目前人多言孔叢子家語皆僞書近儒又謂東晉古文多出王肅皇甫謐輩所爲今參互以觀足知作僞者隱相維護之迹此又一說也抑子少讀皋陶謨九德嘗疑因材任人何當以數限之邪乃箕子陳洪範合言之曰三德文武以之克用三宅三俊周公陳六徵於成王作官人其說亦略相準是固古帝王得人以治之大端也後世則概言之曰賢曰

能而已。又且別才於德而才德輕重之論出焉。而得人之盛遠不逮古。然後知聖人之言綜覈精微。非後世可及。已三代以上。政學不二。蓋自六甲方名。至於五禮六樂。以約統煩。皆攝之以數。卽分職授政亦然。如周禮六官所列。又可見也。故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此亦後人讀書學古之要道一塗也。竇惠謁先生於揚州。里第得錄此篇。郵寄其弟。使知所用。心子因推廣言之。存諸家塾云爾。

錄湯狷庵詩書後

右湯君狷庵五言古詩題云囊無一文致書於吳橋令
錢君告急卽事一首是爲吾從父大興公公自吳橋遷
在大興六年末疾謝事旅卒京師文字皆散失季弟泰
吉長而訪求得手迹財數紙耳子前在廣州遇海昌祝
子鳳見公與子鳳尊人蓉渚學博書問祝貞女事卽錄
以寄弟貞女學博女弟也然書非公手迹乃子鳳鈔埶
家乘中者此詩又它人所作願亦不敢慙置之記曰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先人

之音容日遠不可接則求其行事求其翰墨至於衣服
杯棬筐篋遺器纖悉之屬皆在所愛重況乎交游雅故
文字酬酢深或通性命而關行誼卽淺小一端流覽所
及亦馨欬存焉有可以寄吾無窮之思者而何能忘也
爰再錄之以寄吾弟狷庵名修業武進諸生嘗從學使
者校文其所主爲大興朱文正諸城竇都憲詩古文詞
多稽攷文獻之作爲越中名賢雜詠其在浙西有若秀
水高章甫章叔韓海鹽湯雲章父子徐孟孟平湖陸振
玉嗣白嘉善李喬之桐鄉沈大愚諸賢之殉節吾郡後

生或不盡舉其姓氏而獨庵能詳言之蓋學古獨行之
士空爲公所結契其詩云居官已多年作事惟一執然
諾可終身詎比風飄耳於公之性情亦略見仿佛云祝
君名懋裳舉人畱京師與先考交尤密於吾諸父行皆
相善也後任樂清教諭卒官又有楊君東明者亦爲公
友嘗見公與先考書謂弟在閩數游揚東明於郡縣使
不困于逆旅東明兄之故人也未嘗以屬弟弟以兄愛
愛之良可念今許孝廉下第不得歸知來自弟所已厚
費之矣差足相報否是書在辛酉四月雖家庭戲謔亦

見我先人篤于朋友而兄弟閒相與爲厚又如此楊君
名潮嘉興諸生善書尤工水墨法小米

自書于忠肅公祠下詩後二首

嘉慶乙丑余偕張介侯之杭州謁于忠肅公祠介侯爲
述陳左海所說如此余卽記之於詩後二十餘年見儀
徵阮公所記邵學士二雲之言嘗見明景泰閒通政司
舊冊內署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
記憶此與左海所說足相證明但左海謂在

皇史宬見公疏是疏非冊而二雲不言所見之地亦未
見疏差不同耳

皇史宬尊藏

列聖實錄所謂石室金匱也至嚴邃雖史官不得輕至
左海嘗與

高廟實錄宜可至焉其地在東華門外南池子猶是
前明遺構貞元之際未有它故或明室文字尙有存者
而左海得見之邪若二雲惟職史館不知嘗詣其地否
阮公惜其未詳又恨余昔在京師於左海財一見又未
備詢曲折爲可悵也阮公舉孫御史頤谷論英宗不當
復辟景帝易儲未爲過謂公之爲太子當不在易儲之
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然此特虛爲議擬非有徵信而

左海所見疏是諫易儲者竊以易儲之是非當折衷於
禮春秋非一二言可了今但欲求公事實耳當乾隆嘉
慶間史官在禁中屢見公文字蹤迹度今日尙無墜
佚記此以告後之志仰先賢勤求掌故者益盡心焉若
臆決古事輕議得失倣侯魏諸文士之所爲則不敢道
光辛丑孟冬之望

又

昔余以此詩示介侯因語介侯漢高帝欲易儲蕭何三
諫見楚漢春秋而馬班俱未之載此視于公事其類耶

介侯爲賞歎移日余復爲小詩記之云口舌終應動乃
公蒲輪虛返采芝翁當時漢殿聞三諫會是蕭何第一
功夫以鄧侯起刀筆吏佐高帝承暴亂之後摧枯拉朽
適會其時耳至平城之圍竟不能展一策雖曰佐命其
功業未足與于公齒然其君臣一體惓惓忠愛必不顧
惜身家如後代陛下家事之說則一也時則陸大中親
記聞見雖失之於良史之記述至今歷年多猶賴以攷
見軼事何其幸也明自景泰以後百餘年閒遂無能詳
忠肅之事者以至後生馳騁筆墨妄議是非若眯目道

黑白此於前賢亦何所加損然而有志之上經緯古今將覬聲稱於沒齒乃尋其議論輕發曝然不足一笑此何爲也哉余嘗戒學者勿輕論前人以其便於言而昧於事巧於意而薄於性門人曹肅孫蘇源生皆好爲古文辭頗信余說守之數年不易今更寫示此段有同志者盍共覽之同日又書

徵睿齋扁書後

嘉慶六年冬大人歸自閩賜儀吉一印曰懲忿窒欲侯
官高秀才奇所刻也於今四十有四年矣念顯孫之書
紳類伯魯之失簡咎悔山積幾隕於阱獲而不自知也
於虜嘗欲識之齋壁以自儆省亦綽爰未遂讀易得陸
公紀氏吾鄉漢晉閒大師也所傳文異爲徵忿睿欲徵
懲古字通睿古慎字窒不行也君子知慎則欲不行矣
爰題此三字命寶惠書之抑予讀易有年矣求通諸儒
家法迄不得近者天牖愚衷若有微悟將欲惕夤以修

業絜靜以洗心必自法忿欲二者始因更記數言於左
方庶幾恐懼修省以厚其終以無墜我先人之遺訓云
道光二十四年先長至五日書

學蔭軒帖

一卷未開百念先掃耳自聽聲口若已告始貫章句進
求壺奧玩味從容商量想到時隙累勤日計積效事衡
危疑理勘履蹈期益身心非慕選造惟誠无妄惟靜無
躁磨墨勿欬放筆卽帽纖微必謹氣象近道多歧羊亾
華言蟬噪高每涉虛才亦長傲戒哉小生且用儆耄

臥齋帖二首

心有守氣脾無妄思懲忿窒欲入六迺治蒼天清淨懺
懺怡怡華葢呼吸升降攸宜腥生必斥張臏勿隨賊風

苛毒謹避密持審機調息五勝四時疇昔不戒半百而衰聞道已晚知非莫追版以自省爲後來規

心如止水謂空明以鑒物也鑒物不關已心如死灰謂寂滅以絕物也絕物亦失已我則異於是不水而止止而不欲其明也不灰而死死而自得其生也何作何休皆逍遙游何是非爲衡氣機優哉游哉微乎微乎求之象罔歸吾太初

鄺湛石像贊

陳學博謙手寫

生於露瓊之樹沒於桐冷然風穆流天下名山大川海
覽旋軫世不可居

海覽集
中篇名

韶石瘴鬱而鮑疏立枯噫子

非三閭大夫與駿鳳皇曠上征兮又何懷乎故都

鄒北江先生像贊

隱未見也強不變也息以踵啐於面也雲之靜攝兮反
風之行冷然善也有友焉子居任意孫猥與可否無異
譔也

周櫟園侍郎蕉堂小像贊

并序

先生自淮揚兵備擢閩按察使時山海閒多竊據先生假道自杉關入駐邵武卽治軍旅以計誅叛將熊再法秦登虎等降其卒三千人獲大盜耿虎皆在蕉堂中事經畫八閱月閩西境以安泊至榕城莆田郭無疆爲寫此圖順治戊子夏也先生年四十有七其後更四戊子又二十有二年予從先生裔孫秀才澍恩得拜此像謹系之贊

猗與先生貌清心苦繡衣來思八閩安堵海濱草昧下

民敢侮日空蛟鼉手殄熊虎拂盾揮毫

四字本先生詩嗜奇好

古綠天陰陰箸書其下

同書字觸等書皆成於此時

萬山詩人同堂

聽雨鼓鼙聲來折之尊俎

先生刻邵武土人詩爲一集曰萬山中詩

廈支一

木巒漂眾煦幾陷飲章俄謹芭舞

康熙三十五年祀名宦

滄浪之

樓去之數武請撫此像更配嚴羽

嚴滄浪詩話樓亦是時所築

汪容甫先生金山精法樓校書圖贊

惟泰運乾隆文明顯昌四庫億籍伊盼匪臧南賜吳越
布於舊京興學稽古庶登賢良觥觥汪子冠時儒英是
正庸述爲後作程昔仲山甫古訓是式

讀如試

亦越獻王

實事求是雕幾非古胡厭故喜新膠革非實胡飾似混
真或出或處孰疵孰醇精深卓越丕惟哲人大江有山
大山有樓峩峩洋洋曠古鮮儔居高決疑矚遠洞幽揆
日四極豁雲寸眸神明不朽御辨天游報功壘則允秩

春秋

王海門撫松圖贊

無園彭澤無樓貞白泫桓如何惟據一石百城之表歸
於太空其神長在謾謾風中

楊芸墅小像贊

鬱天人之策而功在藝林踐退讓之操而名聞東南久
不相見何貌之臞何思之深誦暮年之詞賦感不絕於
予心

戚復邨表兄七十四歲小像贊

萬石家風一硯世守菲言厚行詩左書右道重山藏訓

貽屋漏培根育英馨烈彌茂采神草以優游將羨期兮
比壽

魯山瑞麥贊

哲后當陽土中時育貽我釐牟繼公姬籙二三四歧一本具足陋乾德旗歌興國曲鄭侯爾雅爲政惟儒不其之應大年之書民願上言侯止日毋勉成仁讓允荅珍符

衍聖恭愨公 毓折 蘭竹贊

春風與人其悅性也秋霜立節其厲行也見於遺翰和且勁也是惟心與造物游而藝斯勝也

方彥聞 履籙 隸書贊

言三卷四十一
三
觥觥隸古華山之儔剛而能蹇逸乃生適風埽夢垢雲
散神州遺文十四零落旁鳩翰墨何靈精采焉雷如見
其人高冠獻酬眾驚變化曷不進求其質萬卷其氣千

秋

吳子苾按察古鏡銘冊贊

肆丹陽銅以涑以鎔從於鼎鍾以修爾容以無蝕無封
青龍鳳凰翼我家邦長清明百鏡室靜以壽文有質照
古心照今心心如一

高祖母南樓太夫人紡餘閒課冊贊十一首

南樓祖居秦谿之中其北書畫

亦樓名

縑素常充樞古尚

物悅我髯公

五世祖鶴庵先生自號

女柔環廬修其蠶織餘事及

茲公喜灑墨車旁授經

時文端公昆弟方幼太夫人坐之紡車之

旁口授諸經其後文端官京師作夜紡授經圖仰蒙

高宗純皇帝賜題藝林傳誦

右冊首題紡餘閒課髯老人

月生谿上始見南樓一枝橫出如夢羅浮

右第一幅梅高祖廉江先生題云夜窗香漸

暖疏影一枝斜

漁樵取物惟牧遂生昌昌春氣放手徐行

右第二幅童子繫牛柳閒題云頭不笠口不
笛問溲酒家多恐不識

幻非蟾芝明如鮎蘭林澤之秀階庭之觀

右第三幅幽蘭芝草題云作羅含室中之想
柳依依燕子飛十畝閒春風歸

右第四幅楊柳雙燕題云陶令門前風度烏
衣巷裏規模

大道默成吉人辭寡周末文勝乃多作者逍遙胡游離

憂胡寫掩卷以思蕉石之下

右第五幅蕉陰讀書題云試向蕉陰探所讀
若非莊子定離騷

雨發天香風馳過影游神之庭爰清爰靜

右第六幅荷花蜻蜓題云白菡萏香初過雨
紅蜻蜓弱不禁風畫裏分明見放翁

千尺松齋

冊中有此印

下有黃華寒蕊掩映曲籬周遮二二三

賓友觴詠無譁大末歸來中錢之家

康熙丁丑鶴庵先生自西安致諭致

仕歸時年七十八家居凡五年此冊蓋壬午以前作中
錢在半遷明嘉靖中我祖太常公舊居也薄石齋文集

云我家自臨江太守作裕後之堂於三都鄉人稱之曰南錢太常考兩涯公臨江兄也而稱其居曰中錢中錢之北族居而別村曰北錢康熙癸巳載六歲始隨先大夫至中錢浜得拜太常公之承啟堂楹帖云百年堂構承先澤萬卷圖書啟後人南樓在承啟堂之西後則書畫樓今承啟堂處惟書畫樓巍然獨存儀吉案今北錢居者多已它徙其地亦無可攷中錢南北岸族人居者都非老屋而書畫樓至今尙無恙或卽指以爲南樓者也

諛也 豈必柴桑逢王宏邪

右第七幅松菊清尊題云方苦無酒忽來太

守放下尊罍同傾大斗

翩翩翠碧采采芙蓉盈盈秋水望之莫從

右第八幅芙蓉翠禽題云寫出翠禽清健格

芙蓉秋水倍縱橫

郡城無山山乃傍海扁舟近游巖壑斯在飛空直下寒
澗漣漣相對年年其容不改

右第九幅秋巖望瀑題云引領看飛瀑移情
不自知

鹿門高風今古吟諷出處江湖往來龍鳳吾廬當年殆
相伯仲冬卉方妍寒知餅凍蜜脾緘春朱實破霽何以
培之漢陰之甕

右第十幅天竹蠟梅題云自八鹿門甘冷淡

丹黃不到歲寒心

高祖母陳太夫人畫贊三首

東坡詩意立軸

錄蘇詩於前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蒿滿

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東坡題僧惠崇春江小景惠崇宋元豐閒僧人畫法類趙大年而澹秀過之子作此圖筆法稍師黃鶴山樵覺春雲藹藹春水瀾瀾疏曠自然處或可傳坡詩大槩也康熙辛卯二月秀州女史陳書畫併識下有朱文方印二一復庵一陳某乾隆朝曾經恭進幀首有乾隆御覽之寶攬印左有乾隆鑒賞圓印三希堂精鑒璽長方印宐子孫方印右有石渠寶笈長方印嘉慶朝以賜戶部侍郎上海趙公故右角有賜本長方印左下方有臣趙秉冲恭藏印查清華人漢得之吳門以贈儀吉

春風徧物春水生姿長江一鏡溫然不澌安流千里澹
然無滸微生咸若毛羽戲娛邛邛卽目邑邑如斯寫茲
壑色貢於

天墀鳧鷖太平樂哉康時

魚籃觀世音象

款云康熙己巳十月朔
日女弟子陳某敬寫

我聞有物救眾生苦眾生蠢蠢弱皆強取應器長虛在
心一舉匪依而依同焉網罟放生河上玩彼噉喙先六
世祖
紫芝府君所居左
右皆爲放生河
閔於貪餌竭澤爲供曾存佛月傳之
妙容大神慈力褰裳欲從

墨荷款云雍正元年二月南樓老人寫

澤陂之荷寫生最難空中能直清極無寒風前雨外俯
沼凭闌遠公社近魯望詩觀

戚母許孺人手書射山詩鈔贊

海上許族黃門仍雲中閨士行孝慈儉勤阿澤蚤聞性
匪絲教舅耄樂康孝乎惟孝臧獲婢妾煨休均施有兒
七十追念天慈盛衰豫資衣食自眨處隘如寬曰惟其
儉多藝善用治絲不焚煩擱織悉曰惟其勤勤則餘暇
怡情文翰暑視明窗冬缸深幔夫子劬學積書爲巢居
奇得聞并日以鈔童子趨前時時竊見老去重瞻慨然
復面昔誦小篇今知射山徵車戾止白衣而還遺獻大
名田閒古度十家編摩勳有傳布

射山先生早棄諸生
康熙朝以博學宏詞

徵不赴遺集爲後人編輯各異簡可王氏所集凡有十
家此本起順治乙未訖康熙乙丑詩一千四百三十二
首凡十卷前無序不知何人所傳聞當時借自查氏初
自爲先生女夫或其手定邪然簡可十本中有查本只
云二冊起丁酉
訖癸卯又不同
楷書廿萬貽子孫曾率更體勢冰靜玉
稜江南之人遐哉茂漪外生思慕跪漱斯辭

盧厚山宮保贈大端硯銘

乙未仲夏

小西洞天藏硯材我游南海山始開涿州宮保召工治
弟爲三等甲取斯贈予箸書爲歌詩

冰梅端硯銘

出水歸洞下僅十餘硯盧公得其七

石如冰冰如梅清寒一氣中灑筆春風來

黃秀才

元憲

贈硯銘二首

莆田人久客廣州乙未

此南宋之製亦西洞之秀人爭新子求舊

硯農

秀才別字

贈硯爲別石安抱石歸耕歸乎與硯爲耦耕

之以石尋盟

韞玉硯銘爲偃師喬生

樹森作

獮石大硯望亭獨見善刀深斲獲四寸玉溫溫其理噓

之欲水匪斲之艱識之惟艱

望亭生字

喬生贈大半瓦當硯銘

瓦壽於殿雖剝不爛望亭斲大半爲我箸書硯展其狀
兮月幾望兮不盈讓兮

餅硯銘爲黃荊亭

理作

口不侈而斂兮其謹言腹不虛而實兮其誠身人之端
兮石之端兮

劉 同年勳贈方厚硯銘

雙美兮荆山之璧一沽千金一五百問胡然一倍厚硯
之遺自我友昔我弱冠今成笈兮見硯既多如其厚者
曾未之有兮硯以建初慮虜尺度之方六寸厚二寸四
面有渠中爲田背爲井田文有刻有銘二
其一康熙戊辰二月朔後三日傳爲侯官林同人筆也
又一面刻安得如汝壽五篆書予名之日厚硯以貽琴
谿又日汝壽硯時
庚戌上元前一日

雞舌硯爲張詩舲銘

恥齋銘硯楊園曾見遠公得之詩翁世貽玉輝光雲吉
祥傳芬芳

清遠峽山藤杖銘

吾昔乘曉月游峽山直上二百級躋其巔有藤如紫雲
挈連蝷手可及之不得平道人斲取攜之還屏置未用
何閒閒一炊黍頃老而蹇今用求汝危我持安我安回
翔徐步戶庭閒

記事續彙卷七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